

全集學

霍桑：

紅

字

莎士比亞：

殉

情

傑克倫敦：

海

狼



25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25

精裝 39 大冊

定價 10600 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2114 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 576 號

電話：3019692 · 3038722 · 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紅 字

目錄

一	獄門	一
二	市場	二
三	認識	一二
四	會見	二三
五	海絲特做針繡	三一
六	珠兒	四二
七	州長的大廳	五四
八	妖兒與牧師	六三
九	醫生	七五
一〇	醫生與他的病人	八七
一一	心之內部	九九
一二	牧師的夜遊	一〇八

一三	海絲特的另一面	一二一
一四	海絲特與醫生	一三一
一五	海絲特與珠兒	一三九
一六	林中散步	一四七
一七	教長與他的教民	一五五
一八	氾濫的陽光	一六八
一九	溪邊的孩子	一七六
二〇	昏迷中的牧師	一八六
二一	紐·英格蘭的節日	二〇〇
二二	遊 行	二一〇
二三	紅字的顯露	二二三
二四	結 局	二三四

一獄門

一大群長着鬍鬚的男人，穿着晦黯顏色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尖頂帽子，另有一些女人，有的戴着頭巾，有的光著頭，他們混在一起，聚集在一所木製大廈的前面，大廈的門是厚重的橡木製造的，用粗大的鐵釘子嵌着。

新殖民地的建設者，無論他們原意怎樣想設計出人類美德與幸福的烏托邦，而它的樣子立刻就可以辨認得出來的，因為他們從最初的實際的需要，便不能不分出一部份處女地作為墓地，並且分出另一部份地方作為監獄的位置。按照這個規律，我們可以斷言，波士頓的祖先們，在穀山附近地帶建築了最初獄舍的年代，是和他們在伊薩克。約翰生的地段，圍繞着他的墳墓，劃出最初葬地的年代相左近，而且伊薩克的墳墓，後來在國王禮拜堂古老的墓地中，就變成了全部幽靈匯聚的核心。的確的，當這城市定居後的十五年或二十年後的時候，木製的監獄已受風吹日曬並顯示出各種蒼老的跡象，使它那晦黯而愁眉苦臉的表面，露出更淒慘的景象。橡木大門上呆笨的鐵鈕蒙上了一層鏽，看起來是比這新世界裏任何一切都古老些。像一切罪惡的附屬品一樣，它似乎從未會有過青春的年代。在這所醜陋的大廈之前，在

它與街心的車轍之間，有一塊草地，叢生着牛蒡，苾蓆，毒草，以及各式各樣全然沒有見過的植物，這些雜草顯然是與這土地有些意氣相投，很早很早就產生了文明社會的黑暗之花——監獄。但是在門道的另一邊，幾乎就生根在門口上，有一棵野薔薇，在這七月的時光，滿載着纖美的花朵，它使人想像，當囚徒進門或是當被判決死刑的獄犯出去受刑的時候，它對他們呈獻出芬芳與柔弱的美質，表示在自然的懷抱裏，對於他們，還有憐憫，還有溫存。

由於奇異的機緣，這棵薔薇灌木，永生在歷史中；但是否僅因為那最初掩罩在它之上的巨大的松樹與橡樹都已倒落了多年，而它還能從巖峻的荒無中殘存下來，抑或是因為當聖女·哈慶生走進獄門時，便從他的腳下迸發出來（這種傳說有極可信的證據），我們可以不必斷言。緣於我們述說的故事，將從這個不吉利的門廊開端，而在那裏首先一眼看到它，我們幾乎無法不摘取它的一個花朵，呈獻給讀者。讓我們希望，用它來象徵在人生途徑上可以發見的一些甜蜜的生命之花，或是用它來緩和一個述說人性脆弱與哀愁的故事之陰黯的結局。

二 市 場

在牢獄街監獄前的那塊草地上，差不多約在兩世紀以前，在一個夏天的早晨，擁聚着波士頓市大多數的居民，他們的眼睛全都死釘住鐵板的橡木門。若在旁的居民中，或在紐·英

格蘭歷史中較後的一個時期，像這些善良人民生着鬍鬚的面象上所呈獻的那種巖峻的猙獰，一定會被人認為馬上要發生可怕的事端，但在初期清教徒人物的這種嚴酷中；是難以斷言會有那一類的事情發生的，那也許是，一個懶惰的奴僕，或是父母交到官家的，一個不聽話的孩子，在鞭刑台上受處罰。也許是一個唯信仰論者，一個教友派的教徒，一個異端的教徒，要被鞭打出城，或者是，一個懶散無家可歸的印第安人，喝了白種人的火酒，於是在街上叫罵，而帶著鞭笞的傷痕被趕進森林的陰影中。甚至也許是，一個妖婆，例如那性質冷酷的縣長寡婦，西賓斯老夫人，將要死在絞刑架上。無論怎樣一種情形吧，在觀眾方面，總是同樣那種莊嚴的態度，這種態度對於他們是適合的，因為這種人民把宗教與法律幾乎視為一體，而且在他們的性格中這二者完全混合在一起，以致公眾紀律的最溫和的事件與最嚴重的事件，全都使他們產生同樣地敬畏。一個犯罪的人，在絞刑台上，從這樣的旁觀者，所能探求的同情，真的是貧弱而又冷酷。反之，在我們的時代中像那只會引起嬉笑嘲罵的一種刑罰，在當時也會像死刑一般地給人同樣的嚴重性。

因為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中，所以在我們故事開端的那個夏日的清晨，我們才得看到群眾中的幾個婦女，對於將要發生的任何懲罰，都像是感到特別的有興趣。穿着短衣下裙的人，在大庭廣眾間拋頭露面，像欣逢盛會般，把她們的血肉之軀，擁擠在群眾間，望着絞刑台上的執刑，在那個時代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無論在精神上或體質上，那些英國老世家老教養的妻女們，比起她們六七世代以後的漂亮的後裔，是有着更粗惡的素質；因為，經過世家的

遺傳，每一個有爲的母親，縱不能使她的孩子們在性格上不像自己那樣頑強凝固，而也會使她們形態更含蓄、更斯文，體質更纖巧的。當時站在獄門前的那些婦女，和那堪稱爲女性代表的、男子氣概的伊麗沙白，是相隔不過半個世紀之間的時代人物。她們是她的同族女性：她們故鄉的牛肉與麥酒，以及那絲毫也未加改良的精神食糧，大量地塞進她們的體質裏。因此，明亮的晨光在當時所照耀着的，是寬大的肩膀，健壯的胸脯，紅潤而圓圓的臉蛋，這些是在遙遠的島國上發育起來的，還沒有被紐·英格蘭的氣氛變成蒼白，變成瘦瘠。加之，這些慈祥的婦道——她們大多數的樣子像是如此——既是敢於發言而又辭令圓滑，若在今天，無論她們言語的意旨和聲調，都將會使我們大吃一驚。

「好心的太太們，」一個姿態嚴厲的五十歲老婆子說，「我想對你們表明一點我的心思。如果我們這些聲名卓著的教會會員而又年長的婦女，能夠處置海絲特·白蘭這種敗類，將對公衆有極大的利益。你們的想法如何？這是閒話嗎？那個賤婦，若是交給我們現時站在一道的五個人來審判的話，能夠像那些慈悲心腸的長官們所定的判決，就這樣放她過去嗎？天哪，我想不會吧！」

「人們說，」另一個說道，「她的虔誠的教長，丁梅斯代爾師傅，因爲在他的會區裏發生了這樣的一種醜事，心裏十分難過。」

「幾位地方長官都是敬神的紳士，但過於慈悲了——這是真的，」第三個，一個半老的

徐娘說。「頂少頂少，他們也應當在海絲特·白蘭的前額上，用燒紅的鐵，烙上一個印記。我敢講，要那樣，海絲特太太才會有點畏忌，但是他們在她衣服的胸口上貼上什麼，她——那個壞貨，才滿不在乎呢！喔，你們看看吧，她會用一個胸針罩住它，或是索性當作異教徒的裝飾品，於是便大搖大擺地在街上走起來！」

「啊，不過，」一個手裏牽着孩子的年青的妻更溫柔地插嘴說道，「就隨她遮起那個標記吧，然而痛苦還總是在她的心裏。」

「我們談什麼標記和烙印——那怕在她衣服的胸口上，還是在她前額的血肉上！」另一個女人叫了，她是這幾個自命法官的女人中最醜陋同時也最殘酷的一個。「這個婦人辱沒了我們大家，所以應當叫她死。這種事沒有法律嗎？聖書和法典上明明是有的呀。所以讀那些不照法律行事的知事，親自嚐嚐滋味，他們自己的妻女也會放蕩的！」

「老天在上，好心的太太！」群眾中一個男人說道，「婦人中，除去絞刑台所引起的那一點點的恐懼之外，再沒有美德了嗎？不過這話是說得太苛毒了，現在別瞎扯啦！你看，監獄的門鎖正在轉動，白蘭夫人就要出來了。」

獄門從裏面打開了，首先像一個黑影浮現在陽光中一般，現出了那獄吏的猙獰而畏縮的樣子，他身邊掛着刀，手裏拿着官杖。這個人物，在他的像貌中，是象徵着清教徒法典的全部的無情，而他的職務便是依照條例對犯人來作最後的最遇到的執行。他左手舉着官杖，右

手把住一個青年婦人的肩膀，就這樣把她拉向前來，及至到了獄門的門檻邊，她推開他，那動作表現出一種自然的威儀與性格的力量，於是像是自願般地，邁步走到門外。她懷裏抱着一個孩子，一個約有三歲大的嬰兒，她霎着眼睛從那白日耀眼的光線轉開她的小面孔；因爲在此以前，她的生存只是過慣了一個土牢或是監獄中其他陰黯房間的灰暗光線。

這個年青的婦女，這個孩子的母親，當她露出全身佇立在群眾之前，她的第一個衝動，似乎就是在懷裏緊緊地抱住那個嬰兒；這動作與其說是母性愛的衝動，還不如說她藉此可以遮掩那縫在她衣服上的一個標記。不過，她立即明瞭，縱是遮掩她的恥辱的標記也是於事無補的，於是她把嬰兒撐在胳膊上，面孔燃燒着，可是現出一種高傲的微笑，用一種盛氣凌人的眼光，環視了她同城的居民與鄰人。在她衣服的胸部，現出了A形的字，那是精美的紅布製成的，周圍有細工的刺繡，與華奢的金線。它的製作是非常的藝術，具有豐富華美的想像力，與她穿着的衣裝全然配稱，成爲適於當代趣味的一種光彩，但却是非常地超越了殖民地的禁令所允許的限度。

這個青年婦人身材細長，姿態是極度的完整優美。烏黑豐茂的頭髮那麼光澤，閃耀出陽光的一線光彩；她的面孔，除去潤澤的膚色與端正的五官的美麗之外，尚有顯著的眉宇與深黑的眼睛，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依照當時上流社會女性的樣式來講，她也是屬於貴婦人型的；現在我們認爲這種女性的特徵，是纖巧、空靈；與不能描寫的優雅，而在那時却是某一種

莊嚴的態度。若按照古老的說法，海絲特·白蘭從沒有像從監獄裏出來時顯現過更近似貴婦人。凡是過去認識她的人，以為會看見她晦黯在災難的雲霧中，這時都覺得驚訝了，他們看見她閃現着非常美麗的光，甚至使那環圍着她的不幸與罪惡形成一輪光圈。敏感的觀眾，也許真的會看出其中細微的痛苦，她在牢獄中製作的、完全依照她自己的幻想所鑄型的，她的服裝，以其奇形如畫的特色，確實像是表現出她的精神的態度與她的絕望任性的心情。使大家視線集中的而且像是改變了這個人物的一點，就是那個紅字，那是刺繡得非常奇妙，閃耀在她的胸上，因此無論男女，凡是從前熟識海絲特·白蘭的人，都有一個印象，覺得他們是第一次看見她，這個紅字發生着符咒的魔力，使她脫離了通常的人類關係，而被包圍在她自己的天地裏。

「她做得一手好針繡，這是當然的，」一個旁觀的女客說，「但是在這個厚臉皮的賤婦以前，可會有一個婦人想出過像這樣出頭露面的辦法嗎？什麼，閒話，這不就等於是打趣我們神聖的地方長官的面子，從他們這些可敬的紳士想出的懲罰辦法中在尋開心嗎？」

「我看，」一個最冷面孔的老婆子咕噥着，「如果我們能夠脫光了海絲特太太身上的花綠綠的衣服，那才得體；至於她繡得那麼奇妙的紅字，我願意給她換上我害風濕症穿過的一塊法蘭絨的破布！」

「啊，安靜點，好街坊——安靜點！」她們最年青的同伴悄悄地說：「別讓她聽見你的

紅字

話！那刺繡的字，每一針每一線，她的內心裏都會感覺得到的。」

那寧惡的獄吏這時用他的官杖作了一個手勢。

「讓開路，諸位——讓開路，這是國王的吩咐！」他叫着。「展開一條過路；我可以答應你們，把白蘭太太放在一個地方，無論男女老幼都可以從現在到午後一點鐘，好好地參觀一下她的奇裝異服。祝福正義的馬薩諸塞州的殖民地，罪惡曝露在陽光裏，走吧，海絲特太太，到市場裏去展覽你的紅字！」

在觀望的群眾之間立刻展開了一條小路。獄吏領頭，後面隨着成群結隊面色嚴厲的男人，和面像冷酷的女人，海絲特·白蘭向那指定她被懲罰的地方走去。一群熱心好奇的小學生們，在她的前面跑着，他們對於眼前的事情簡直莫名其妙，只曉得因此給了他們半天的休假日，他們不斷地回頭凝視她的面孔，她懷中裹着眼的嬰兒，以及她胸上那個可恥的字。在當時，從監獄到市場並沒有多遠，不過，若照囚犯的經驗來衡量，我們要承認那是相當遙遠的旅程；因為雖然她的態度十分高傲，而她每走一步，大概就要從那圍觀的群眾，忍受一種痛苦，宛如她的心臟被投在街上，讓他們所有的人來踐踏一樣。不過，在自然中，却還有一種既驚人而又慈悲的餘地即受難的人在他忍受痛苦的當時，總不會曉得他所受的痛苦是到了怎樣的程度，而主要地倒是在事後所起的劇痛中。因此，海絲特·白蘭，幾乎保持着一種平靜的態度，渡過她這一時的受難，走到了市場西端的看台邊。那看台，像是固有的東西般，立

在波士頓最早的教堂的檐下。

事實上，這個看台，一部份是用爲刑罰的機器，在兩三代以後的現在，在我們之間，已經變成歷史的和遺傳的東西了，不過，在古老的時代，它正如法國恐怖黨人的斷頭台般，被人視爲振興良好的市民權利的一個有效的工具。簡而言之，它是一個頭手枷的台子，台上有懲罰的機械，那機構的樣式，是把人頭緊緊枷在它的圈套裏，於是舉起來給觀衆凝望。可恥的理想也正是體現在這種鐵與木的裝置中。我想，無論個人的犯罪是到了怎樣的地步，再也沒有像這種違反我們通常人性的暴行，禁止罪人隱藏他恥辱的面孔的暴行，更爲窮兇極惡的了，而這種懲罰的本質，原意正是如此。在海絲特·白蘭的場合，正和其他的場合相同，她的裁判是要她在台上站一個相當的時間，無需受絞頸囚首之苦，不過，要俯身在那刑架之上，才最能顯示這個醜惡的機器的惡魔的特色。她十分了然她的身份，於是登上木梯，展現，在環圍的群衆之間，站在此街道有一人高的台上。

在這些清教徒的群衆之間，若是有一個天主教徒的話，會從這個懷抱着孩子的美麗的婦人中，會從她那麼如畫的服裝與態度中，想起了聖母的形像，過去無數著名的畫家互相競爭表現的畫像；的確的，在相反的對照中，會使他想起那無罪的母親的聖像與那爲世界贖罪的嬰兒。然而在這裏，在人類生活最神聖的特質中，是有一抹深深的罪，它的效能，是使世界因爲這個婦人的美麗愈加黑暗，因爲他所誕生的嬰兒愈加走入迷途。

在社會尚未腐敗到目睹此種情景不致戰慄而代以微笑之前，這種場景並非是沒有蘊藏着一種敬畏之感，而這正是一個人目睹恥辱與罪惡的光景時所脫不掉的感覺。人們目睹海絲特·白蘭的受辱，只不過是由於他們的簡單。倘使是判她死刑的話，他們也會十分莊嚴地去觀望她的死，不會抱怨一句判決的嚴格，但他們中不會有一個人如另一種社會狀況裏的人那樣冷酷無情，只會在目前的展覽中尋到嘲笑的材料。縱算當時有一種嘻笑的傾勢，而因為州長與他的幾個顧問、法官、將軍、以及城裏的幾個牧師、等等尊貴的人物，全都站在會議廳的洋台上，俯視着看台，也便不能被壓抑下去，當然以上的人物，也會參加在觀眾之間，而不致有失他們的階級與身份的尊嚴，我們便可以斷言，這次案件的處罰，必是具有真摯而有効的意義。因此群眾是陰沉而嚴肅。這個不幸的罪人，在千萬人無情的目光的重壓之下，盡一個婦人最大的力量支持自己，所有的人都釘在她身上，而且集中在她的胸部，那幾乎是無法忍受的事。她是一個衝動的、熱情性質的人，她已使自身堅強起來，準備傲然承受一切惡毒的刺激，抵抗各種各樣的侮辱；但在這一般人心裏的莊嚴的氣氛中，是含着一種愈加可怕的性質，使她甚至渴望這些全然冷酷的面孔，寧可變成輕蔑的嬉笑，於是自己來承當。如果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以及每一個聲音尖銳的小孩子，都來參加，而從群眾中發出哄堂大笑的話，海絲特·白蘭很可以對他們報以更冷酷更輕蔑的微笑。但是，在她所命定忍受的這種陰鬱的處罰之下，她時刻覺得她必須發揮出她雙肺的全部力量來大聲嘶叫，而從看台上

投身到地下，否則她立刻就要發瘋了。

不過，她成爲最顯著的目標的這全部景況，時而像是從她的眼前消逝了，或是，至少在她的眼前，僅僅如一堆形態破碎與幽靈的意象般，朦朧地閃現着。她的心靈，尤其是她的回憶，却超乎尋常地在活動，繼續不斷使她想起許多旁邊的情景，不是在這城裏粗雜的街道上，而是在西部荒野的邊緣上，使她想起許多旁人的面孔，而却非是那些帶着尖頂帽子對她怒目橫眉的人。最瑣碎而又最不實在的回憶，使一節一節的孩童時代與學校生活、遊戲、吵嘴、以及少女時代家庭的小事件，都湧上心來，這和她其後生活中最嚴重事件的回憶交織在一起；一幅圖畫比另一幅圖畫都更爲生動；宛如一切全有同樣的重要，一切全像是一場幻景。很可能這是她精神上一種有意識的策略，由展現這些幻變的形象，逃避開現實殘忍的重壓。

雖然如此，這個枷刑台確是一個要點，對海絲特·白蘭展出從她嬰孩時代她曾經踏過來的全部路徑。站在那個不幸的高台上，她再度想起她在老英格蘭的故鄉，以及她父母的家庭；那是一所毀朽的灰色石頭房子，雖然表面已傾頹不堪，但在門廊上，還保持着半磨滅的武士的循形紋，以爲古老世家的表記。她看見她父親的面孔，那寬大的額，那飄灑在伊麗沙白時代老式皺領上尊嚴的白鬚鬚，她也看見她母親的面孔，那種對她愛護遇到的樣子，總是迴旋在她的記憶裏，甚至目從她死後，總是在她女兒的行徑上，留下一種溫柔的訓戒。於是她看見她自己閃着女孩兒家美麗光彩的面孔，那如一面薄暗的鏡子，照耀出她內部的全面，而